

## 怀念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

刘 明

为人淡泊、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离开我们了！离开是在今年疫情期间的六月份，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，没有公开举办追悼会和告别仪式。因为自己已经调离国家图书馆，是从微信朋友圈获悉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，随后澎湃新闻也做了报道，心中禁不住咯噔一下。丁先生那慈祥温善的面容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日。

坦白地讲，作为晚辈后生的我与丁先生隔了数辈，还是称丁老最为允妥。过去有幸接触丁老的几个难忘的情景，也顿时涌现在脑海里，当时就很想沉下心来写一写，但碍于没有合适的“由头”就搁置了下来。可我还是忍不住在善本组的微信群里聊了几句。我总觉得，平生中能够接触到一辈子都以古籍善本为志业的老先生是一种幸运，更是一种缘分，真不知道是修了多少年才积来的福分。杨成凯先生去世后，我就在当时自己开的博客上写了一篇纪念性文字，也把文字稿发给了组里的几位同事老师。记得程有庆老师还说写得太“平”了，的确那篇纪念性的文字写得平淡至极，没有任何的藻饰，完全是大白话，但在我内心深处却寄托了最深的哀思！现在我早已不写博客，况且年近不惑，写文字比起以前多少有些敬畏感。丁老的离去就是如此，把哀思放在了心里，而没有倾吐在笔端。

前几日，李坚发微信告诉我，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，还准备刊登在古籍馆的刊物《文津流觞》上。我马上答应下来，不认为这是一种被动的义务，而是一种难以忘怀的责任。回想自己从大学时代就迷恋上古籍，老天爷也赏饭，毕业之后到了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，做的正是自己喜欢的古籍事业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在这里听闻，也亲身接触到做了一辈子古籍的老先生们，言传身教，音容笑貌，自是别有一番天地。丁老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当然我参加工作时，丁老早已离休在家，但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听同事老师们讲起，有时开会或举办活动也能够见到丁老。但自己从未向丁老请益过古籍问题，也未听丁老长谈过，这一点和杨成凯先生不一样，原因大概是丁老毕竟已为耄耋老人，在丁老面前我还是拘谨了很多。在杨先生面前，我会大胆地问一些古籍问题，杨先生也从未给过我“压

力”感，他还是很平易的，他也愿意听到专业问题的讨论。除了会议活动见到丁老之外，善本组有一个保持了很多年的传统，就是每年末聚一次餐，退休的老同志，还有在岗的同事们一起见见面，叙叙家常，也谈一些以往的人和事。也正是在聚餐的场合，有几次丁老也到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丁老也高兴，气氛很是温暖，其乐融融！丁老毕竟年事已高，也不是每年的聚餐都会到，寥寥数次，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同事们都切身感受到了丁老的和蔼慈祥。

除了聚餐，丁老留给我的印象，很深刻，也很受教育的有三次。

第一次是2007年11月份在友谊宾馆开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会议期间，丁老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丁老本人。记得那时候，丁老满头的白发，带着一副眼镜，精神也不错，走起路来也还好，没觉得丁老有那么“老”，给人还是很矍铄的神态。有一天吃早餐，正好和丁老同桌，丁老吃了一个煮鸡蛋，剥鸡蛋皮的情景恐怕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丁老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剥鸡蛋皮，而且鸡蛋皮还密实地叠累在一起，给人很认真很精细的感觉，当时就想丁老做古籍工作可能也是这样的严谨细密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，年轻不懂事，说话也不知道分寸。吃饭时就说饭后上午陪着李致忠先生，还有程有庆老师，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先生，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和白丽蓉两位先生，一起去军事科学院看元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当时古籍保护中心在开会期间指定我是秘书之一，所以有些联系看书事宜就让我来做，也借此开开眼。在丁老面前这么讲，“暴露”出了自己的得意和不谦虚，现在想想很不应该。一会，程老师到了餐桌前，向丁老问候，丁老说你们上午要到军科院看书吧，程老师就说了这件事的情况。当时我就在想，由程老师来说这件事多好。又一日，听说丁老在宾馆鼻子流血，毕竟还是年老了，身体会有吃不消；但还是坚持到评审会议开完，在会议结束时还做了发言。这一幅情景，给我留下了细致和细心的丁老形象，其实细致和细心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沉静。

友谊宾馆的评审会议结束以后，我还断断续续参加了一点与评审相关的工作，也听到了很多专家对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遴选的意见。其中就有丁老的意见，但我只记得一条，其它的忘记了。这条意见是，丁老建议入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

宋刻明州本《文选》，认为这部《文选》解决了《文选》版本流传中的一些疑难问题，不宜不选。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关注《文选》研究，自己也很喜欢去围绕《文选》的版本做一点考察和研究，所以对这条意见就特别地“敏感”，也就牢牢地记在心里了。明州刻《文选》是五臣在前、李善在后的六家注本，与馆藏宋刻赣州本《文选》的李善在前、五臣在后的六臣注不同。六臣注是如何形成的？有意见认为是将五臣、李善的注本顺序颠倒而已，明州本无疑是很好的实物证据。专家组采纳了丁老的意见，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也赫然入选了明州本《文选》。这件事说明丁老对馆藏的珍贵善本的版本情况不仅非常的熟悉，对于它们的版本价值乃至文献学的价值，也了然于胸。丁老不但是本色当行的图书馆古籍善本专家，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古籍文献领域的学者。



丁瑜先生鉴定《永乐大典》

第二次是2008年10月份在北京文物信息中心鉴定《永乐大典》期间，丁老作为资深的鉴定专家参加了鉴定会。需要鉴定的这一册《永乐大典》是在2007年底发现的，当时杨成凯先生和程有庆老师正在上海做古籍名录的复覈工作，书主借此机会联系到了他们，并且有意转让给公藏单位。这就开始了该册《永乐大

典》的鉴定工作，记得我参与的这一次是第二次鉴定。当时张志清主任安排我护送这册《永乐大典》到北京文物信息中心，并接了住在神州酒店的书主，一行四人一起赶往鉴定现场。到达后，不一会杨成凯先生和丁老也先后赶到，鉴定开始。我也趁机仔细听丁老和杨先生如何评价这册《永乐大典》。丁老就和程老师谈到了《永乐大典》画栏格为了取齐的上下针眼事。这真是独家“秘笈”，听得我如痴如醉，不由得感叹这古籍鉴定的学问太大了，没有一辈子的实践经验谈何鉴定！鉴定结束就开始进入专家撰写鉴定书的环节。只见得丁老稍加思索，便在鉴定书上撰写意见，不一会就写完了，写得话不多，写完后还让程老师看看写得如何。我也借机凑着脸看了几眼，现在只记得“珠联璧合，绝非赝品”这样一句话，其余的话不记得了。“珠联璧合”指的是和国图已藏的两册《永乐大典》恰好前后在卷目上配在一起，鉴定结论写得既言简意赅，又十分精彩，很精准地概括了这册新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的文物价值。杨成凯先生的鉴定结论就写得更多了一些，从文献价值展开来谈。鉴定结束后，丁老和杨成凯先生各自回家，我也又护送这册《永乐大典》回到了单位，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。不仅自己经历了这一册《永乐大典》的亲临鉴定现场长见识，还见识了丁老深厚的鉴定积累经验，特别是那短短的几句话，如果不是有一辈子的积累，恐怕是写不出来的。古人云“大道至简”，其斯之谓也！

第三次好像是在 2009 年，有些记不清了是哪次活动，部门领导安排我去接丁老来馆参加活动。我一早上班后给丁老赶紧打电话，说接来馆参加活动的事，光着急说接的事，电话一开始没介绍自己，让丁老有些失措，当时自己真是不会办事，也不会说话。打完电话后，随着馆里的车，到了丁老的住处，丁老早已在楼下等着，一起到馆。活动结束后，又送丁老回家，因为活动结束了，我也感觉轻松了，在路上就和丁老聊了几句。丁老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我说清华大学毕业，2007 年到馆工作，就在善本组。丁老就说民国时期清华的文科还是很有名的，我就应了一句好好干工作。不一会，车到了丁老的住处，我扶丁老下车，坚持要送丁老上楼后我再回馆。但丁老坚持不让，说一上午都是我来接送，很累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回馆和开车师傅一起吃饭休息吧。但我还是要送，就一

路走到了单元楼门口，丁老说别送了，赶紧回馆吧。这一次感受到了丁老的关心晚辈，关心别人，大家都评价丁老是一位好人，真的是一位时时刻刻都想着别人的好人！

自己生性驽钝，在国图工作的十来年里没有学到多少古籍本事，但也确实积累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古籍工作经验，不管身在哪里，都为我从事古籍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还有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，就是亲眼受教了国之瑰宝。这些国之瑰宝，不仅包括那些放在古籍书库里的珍贵善本，还包括丁老在内的老一辈古籍专家，能够亲身聆听或感受他们的风采是我一辈子的精神财富，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自己古籍事业的一种资本，也是人生的一种资本。

谨以此文纪念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。